

数字消费升级中体育服务业区域差距收敛效应研究

梁艳, 乔泽波, 严宇珍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广州, 中国

【摘要】本研究探讨数字消费升级对体育服务业区域差距的收敛效应, 揭示技术扩散、需求升级与要素流动如何重构区域发展格局。通过理论分析发现, 数字技术通过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优化服务空间配置及加速要素跨区域流动, 显著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但这一过程受制于技术效率与规模经济的协同水平、制度环境适配性及基础设施差异等阈值条件。研究提出构建普惠性数字生态、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及强化落后地区数字化能力等政策建议, 为缩小体育服务业区域差距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数字消费升级; 体育服务业; 区域差距收敛; 要素配置; 数字治理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一般项目, 数字经济驱动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编号: GD23CTY06)

1. 引言

在数字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技术的植入和需求的结构化转变对体育服务产业的要素投入产出结构进行了再调配, 缩小地区体育服务业差距已成为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文从数字经济对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角度出发, 提出技术扩散、要素转移和制度互助对地区体育服务业差距产生的动态作用, 以期说明如何在数字消费升级的影响下寻求地区平衡发展的理论路径和实际建议。

2. 数字消费升级对体育服务业区域差距的作用机制

2.1 技术扩散降低区域市场准入壁垒

技术扩散是数字消费升级的重要催化劑, 由于数字技术渗透程度较高, 导致区域之间的市场准入门槛更低, 区域差异缩小[1]。过去, 体育服务业常常受到地理、基础环境和禀赋的限制, 发达地区能够通过地区领先优势占据市场主要份额, 后发地区则因信息失衡、技术短缺、投资不足而导致进入市场时所面临的成本较高[7]; 而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 体育运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提供方式以及消费方式发生了新的变革, 在线体育健身、VR 体育赛事和智能场馆管理模式等技术能够打破地理界限, 让落后地区消费者及从业者利用较低成本进入全国和世界体育服务市场, 而这种技术扩散降低了体育服务业的成本, 另外, 数字技术将生产管理的流程进行了标准化、模块化等操作, 使得中小企业和落后地区的竞争主体可以更为容易地通

过复制、模仿发达地区已经成熟的发展和生存模式, 进而缩小区域之间的竞争差异。与此同时, 得益于数字技术对落后地区知识溢出效应的支持, 落后地区通过借鉴先进地区的发展模式, 促进自身的产业进步。由此可见, 技术扩散一方面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 另一方面又通过增加整体行业收益, 引导落后地区实现体育服务业的均衡化发展。

2.2 需求升级驱动服务供给的空间再配置

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是通过从“服务供给”角度, 主要依赖需求端的结构变化来间接带动服务业资源向空间的再配置, 进而影响区域间的“收入差距”[2]。居民消费需求逐渐升级, 数字技术日趋发达, 体育消费需求更加细分, 更加多样化和即时化。相对传统以地理区位为基础的体育服务供给方式, 这种服务难以在不同地理区位之间实现更快速和更有效的方式, 甚至只能在一地之间实现。但是数字平台可以结合服务供给的能力和用户的需求偏好实现精准匹配, 从而可以让体育服务的提供在需求规模基础上, 不再以收入或经济发达地区作为前提条件, 体育服务会根据需求和消费潜力来确定体育服务提供所依托的物理区位。如网课健身指导、虚拟运动社群以及数字健身专业指导平台等都可以突破地理区位的距离, 将欠发达地区的用户也可以获得一线城市或发达地区的体育服务, 相对同质的服务需求带来需求结构的差异化, 就会造成体育服务资源实现空间再配置。因而, 体育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分布的变化是需求侧结构变化后, 资本、技

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入较优的资源禀赋区域,不再只是流入到收入较高的地区。同时,数字经济具有规模收益,数字消费在边际成本降低的前提下,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对于体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减弱区域间的体育服务业供给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需求结构的升级是以空间均衡与非均衡的“地理差”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影响地区间的服务业高效竞争的自然流动,进而形成体育服务业空间结构优化的均衡态势。

2.3 数字平台加速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改变了体育服务业生产要素流动的机理,推动体育服务业资本、人力、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的配置成本得到较大幅度降低,并能最大限度地引导产业各要素在各地区的转移与生产要素之间的重组,促进行业各地区内差别缩小。基于地域特点积累的产业要素资源对发达体育服务业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以及发达地区集聚化的体育产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锁定”现象,而欠发达地区的体育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要素流失”和“增长滞后”的情况[6]。互联网平台作为虚拟的、全国乃至全球的商业市场体系,又克服了区域地域壁垒,使得生产要素脱离区位优势的限制,基于效率要素在各地流动;如在体育服务业中众筹平台的出现,为欠发达地区体育项目发展拓宽了融资渠道,基于互联网的人才市场推动了专业教练人才和服务工作人员进行异地匹配,而云计算和 SaaS 工具又为其他资源缺乏地区提供了技术“复制”的快捷路径。这一要素流动特征的“去中心化”,一定程度缓解了落后地区的要素约束,而且基于要素有效流动与行业发展的要素有效资源配置提升,能够降低体育服务业各地区间整体区域生产效率的差距。同时,互联网平台形成的外部网络性,又使越多的市场主体、要素资源进入到平台网络体系中,就会越能使平台下的生产要素快速而高效的匹配。互联网平台下体育服务产业的网络外部性效应,将能够形成体育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动态促进,数字体育服务平台因强大的数字要素交互打通,使其既能促进行业各地区间要素的相互流动,又能突破生产要素之间的时空性要素互动关系壁垒,成为体育服务产业领域内各地区经济要素实现动态相互流动的“粘合剂”,为落后地区后发赶超的

实现带来新的机遇。

3. 区域差距收敛的理论框架与条件约束

3.1 技术效率与规模经济的协同效应

体育数字消费背景下,技术效率和规模经济的正向合力是体育消费服务业地区差距收敛的主要内生机制。技术效率改善的主要特征在于体育服务业技术数字化经营和管理的应用,体现在运动场馆、赛事安排及健身指导等体育服务产品的在线管理,大数据精准匹配和个性化服务等,这大大降低了供给单位产出边际成本。数字平台经济特有的网络效应以及长尾效应使其能够跨越地理边界的限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上述正向耦合效应表现在技术效率与规模经济之间的两方面收敛效应:(1)后期地区由于直接吸收前期地区成熟的数字技术,这实现了“蛙跳式发展”,省去了前期传统产业演进路径的试错成本;(2)数字平台将零散的需求汇聚成规模,中小规模经营的体育服务提供者也能达到该细分市场的最优规模水平,这就打破了以往只有前期发地区才能吸纳体育消费专业化供给的历史状态。这里存在技术与数字设施的正交阈值,只有在数字基础设施达到特定技术门槛水平且人力资源具备基本数字应用素质的条件下,体育技术服务的数字化才能真实转呈为规模经济效益;另外,不同类型的细分服务技术适用程度不同,技术与数字平台耦合的协同效应也不同,例如,相比运动场馆和体育器材,体育服务的健身指导更多采用标准化的指导技术,更容易进行跨地区的规模经营。基于此,区域间技术效率和规模经济的协同效应是引起区域差距收敛的动力,但技术效率与规模经济的协同效应又被区域的初始条件以及发展程度所决定,对数字时代体育服务业时空重构从理论层面进行了解释。

3.2 制度环境对数字红利的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作为数字红利释放的调节变量,其效率以及是否契合又极大地决定了数字消费升级对体育服务业区域差异的缩小作用[5]。理论上,与健全的制度环境可以正向地对数字红利的普惠效应发挥三个维度的助益:①成熟的数字产权配置和数据治理规则为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更多跨区域要素配置选择的确定性,能够减少区域间数字价值分割的市场摩擦;②包容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支持环境使得在制度环境较弱地区能够有效引入数字基础设施,避免数字红利在跨区域

间掠夺性发展的缺失供给；③灵活的人才培育和配置可一定程度上缩小数字劳动技能的地区分殊化，降低地区数字劳动的生产率鸿沟。但是制度环境在地区差异的反映又造成在实际运行中的数字红利分配由“数字鸿沟”带来的逐次累积效应，即在成熟度较高的地区能够通过数字技术的使用迅速转化为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实现“技术-制度”的良性互动；而在制度供给滞缓的地区往往同时出现技术应用与制度供给不对等“鸿沟”，“鸿沟”凸显表现为地区“数字红利”的差异化作用。即导致调节作用的不对称，单纯以技术应用“去技术鸿沟”的推进不足以解决地区数字鸿沟进而消除区域发展差距，需要借助制度构建全新的数字时代的包容性制度环境。对体育服务业而言，由于区域范围广阔兼具经济性和社会性，以期发挥数字技术对地区差异的收敛效应必须引入协调型的地区间制度调节关系，诸如一致化数据标准、身份互通化制度建设以及多中心联动跨区的互为的监管安排等等。总之，制度环境作为数字红利分配过程中的“调节器”，更是形成收敛效应能否持续发挥的基础。

3.3 基础设施差异下的收敛阈值

地区基础设施禀赋的异质性是数字经济时代下体育服务业区域发展差异收敛的重要阈值约束，其影响机理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领域和数字基础设施对区域体育服务业的作用约束。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是指交通、体育场馆等物质性基础设施的质量状况，直接影响着数字经济对体育服务业赋能的产出效果，经济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的物质支撑更加优质，而在欠发达地区往往存在数字经济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制约。更重要的是地区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异质性，即基于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设施建设，主要指5G通信网络、互联网数据中心以及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即数字消费升级的公共服务基础服务平台，一般而言，当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达到一个临界量的数值时，数字化技术才能冲击“低水平平衡陷阱”，从而带来地区体育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推动与转型升级。这种阈值效应通常具有典型的阶跃式放大效应：在未达到阈值前，数字赋能体育服务的功能效果较微弱，在达到阈值后则可能形成放大式的指数级效果。就具体影响而言，基础设施在建设中通常具有互补性特

征，在数字化推动体育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协调考虑基础设施“硬”和软环境、“人”等三方面的协调发展。例如，仅仅建设了先进的数字网络，但缺乏适应数字化的业务培训技能仍无法产生明显的数字红利效应。这提示政策制定者在发展思路上应有所侧重，针对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缺口，有选择性地对欠发达区域开展精准的扶持，重点疏通对收敛阈值有约束作用的“瓶颈”以期加快区域差距收敛。

4. 体育服务业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启示

4.1 构建数字技术普惠性应用生态

数字化消费升级时代下，体育服务业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的难点在于搭建普惠式的技术性应用环境，这不仅需要政策制定突破以往“供给确定型”下的“应用导向”技术特征而转为“需求应答型”政策设计，还需从三个维度协同协同建构：技术互通的普惠性、技术场景的适配性、技术扩散的包容性。技术互通的普惠性需要着重解决区域之间的“技术接入公平性”，通过专项预算扶持加市场驱动的机制保障欠发达地区技术互通的平衡，使5G、云计算等新技术基础设施能够实现全面平衡性布点，为体育服务业数字化提供技术基础上的普惠型基础设施保障。技术场景的适配性更应注意从场景需求的角度出发，避免技术政策化推广的普惠性，如在农村地区开发技术普惠型轻量化体育健康APP，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多语言体育运动社交APP，以此为基础使技术应用渗透度得以提升。更重要的是需要建构技术的包容性创新，构建区域性不同地区的技术共享机制，在发达地区体育科技公司实行技术开放、平台开放的技术手段推广模式向发达地区输出解决方案，设置区域性的数字创新型中心，促进当地的数字创新、孵化。其次，政府在推行政策时应当加强对技术包容所产生的体育服务可及、就业促进、工业转型的监控，保持以技术包容发展的产业政策。技术的包容型发展政策必须创造出技术供需之间关系对接的普惠结构，才能使技术对体育服务业区域间的差距收敛得以可持续发展。

4.2 优化跨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

推进体育服务业均衡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理顺体育领域的市场化要素配置过程，打破原有的行政界限和地方封锁，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素配置格局。数字经济的发展

为市场化要素配置提供了技术和组织基础,但市场化要素资源配置仍然存在要素定价扭曲、流通障碍和要素匹配低效等制度性问题,政策需要在如下三个主要方面不断完善:一是建立市场化要素的数字化配置和交易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使体育人才要素、体育场地要素、体育专利等实现跨区域真实交易和有效配置,通过智能合约降低要素交易费用;二是创新市场化要素定价机制,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的动态分析评价功能,以真实价格充分客观地呈现不同地区要素,避免过度集聚于发达地区的要素价格粘滞现象;三是完善市场化要素配置制度的保障机制,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体育人才要素资格认证、体育专利保护、体育纠纷处理的一元化。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要素配置不能完全等同于要素自由、不受限制的配置,而是应该通过差异化政策引导要素有序配置,对于流动到欠发达地区的要素给予优惠的政策设计,例如流动到欠发达地区的体育产业技术与资本可享受税收优惠,逆向流动的体育人才或退役体育运动员的技能培训、职业出路应给予支持;还要防范在市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体育要素过度集聚风险,通过区域间的补偿政策化解要素集聚的利益冲突。技术赋能不能实现市场化配置的理想效果,根本还是由制度创新决定,如何在政策供给上实现市场效率与区域公平的平衡、实现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成为挑战。

4.3 强化落后地区数字化能力建设

落后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数字化程度低,应建立数字基建(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以及数字化的应用的三位一体体系,数字化基建方面的措施是提高当地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网络、智能终端等设施设备,避免重复建设,减少资源浪费。数字人才培养的措施是分别针对不同类型人群进行培训,培养出数字化的复合型人才和服务型人才,并提升管理者的数字治理的素质,建立区域性人才培养基地。数字应用创新的措施是创立本土化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应该先从自身的优势数字领域着手,做好应用领域中的数字化,再进行覆盖,从而带动地方综合数字化的发展。在政策方面需要注意其协同性,避免基础设施的硬性设施投资和软件设施建设不配套,同时避免硬性技术的引进和本土需求脱节的现象。从政策

制度上建立闭环式管理体系,定期评估数字化能力和水平建设,使落后地区形成自我应用、自我发展的能力,建立循环更新系统,从而实现内部发展,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下基础[8]。

5. 结论

本文发现,数字消费升级使得技术支撑和市场整合能力提升了体育服务行业区位非均衡收敛效果,而制度匹配程度和基础设施条件阻碍了体育服务业区位非均衡收敛效果。未来要针对不同地区技术水平差异性的制度安排,畅通技术扩散渠道,向低收入地区输送“红利”,达成体育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张双伶,陈丽莎.数字经济驱动居民消费升级的机制、效应与路径[J].商业经济研究,2023,(24):134-137.
- [2]高振娟,赵景峰,张静,等.数字经济赋能消费升级的机制与路径选择[J].西南金融,2021,(10):44-54.
- [3]亓昕,郑重,何文义.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策略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07):36-46.DOI:10.19582/j.cnki.11-3785/g8.2020.07.004.
- [4]何哲.国家数字治理的宏观架构[J].电子政务,2019,(01):32-38.DOI:10.16582/j.cnki.dzzw.2019.01.004.
- [5]张自然.区域差距、收敛与增长动力[J].金融评论,2017,9(01):94-109+126.
- [6]陈冬梅.产业结构变迁及其要素配置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6,(10):127-128.
- [7]陈明.我国体育服务业结构和市场特征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9,(11):74-78.
- [8]王文凯,肖伟.论数字治理模式及在我国的运用[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7,(06):26-28.
- [9]申海.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收敛性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9,(08):55-57.
- [10]杨力翔.试论体育服务业的若干经济属性[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94,(03):21-24+64.DOI:10.13830/j.cnki.cn44-1129/g8.1994.03.005.